



# 商场无兄弟

谁告诉你的，商人也要讲义气？

史上最真实、最残酷的商战小说，  
金钱、权力、美色、手腕、人脉……  
关于赚钱，所有你想知道的细节，统统讲透！  
阅读本书前，请慎重决定创业！

吕志勇 / 著



東方出版社

# 商场无兄弟

吕志勇 /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场无兄弟/吕志勇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60-5381-5

I. ①商…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776 号

**商场无兄弟**

**(SHANGCHANG WUXIONGDI)**

**作 者:** 吕志勇

**责任编辑:** 傅跃龙 傅 愈 王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7.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381-5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走麦城

1. 十年后的相聚 / 001
2. 左躲右藏的两年 / 006
3. 生死攸关 / 009
4. 第一个有车人 / 013
5. 行为写作 / 018
6. 院子里的冲动 / 022
7. 大包工头 / 026
8. 梨花鱼 / 033
9. 进货 / 039
10. 垒蒙古包 / 042
11. 酒馆遭窃 / 047
12. 科技顽主 / 054
13. 山上 / 058
14. 夏蓝玫和陈达 / 063

## 第二章 龙抬头

15. 生活如白菜 / 071
16. 工人要闹事 / 076
17. 办学高手 / 080
18. 呼噜哥遇贵人 / 85
19. 贷款 / 90
20. 胖嫂 / 94
21. 修水管 / 98
22. 曹青云往事 / 106
23. 桥东的温软 / 108
24. 蚁族 / 111

## 第三章 走平川

25. 公司开业 / 117
26. 弄大了 / 122
27. 梁石病了 / 125
28. 痴情人要写传记 / 129
29. 分校 / 133
30. 送军模 / 137
31. 单元房 / 143
32. 生意人本色 / 147
33. 叶超文找女朋友 / 151
34. 工地上的罗冉 / 155
35. 居家曹青云 / 161
36. 罗冉的施工日记 / 166
37. 叶超文的特性 / 174
38. 陈达干活儿 / 183
39. 张桥东和陈达 / 187
40. 游三亚 / 189

41. 曹青云黏糊 / 195
42. 操办酒宴 / 199
43. 陈达喝醉 / 203
44. 叶超文旧债 / 206
45. 山里 / 209
46. 罗冉工地出事 / 211
47. 曹青云和陈达 / 214

#### 第四章 波澜起

48. 兄弟的分量 / 219
49. 打架 / 225
50. 车间往事 / 228
51. 夏蓝玫 / 230
52. 奔丧 / 232
53. 夏蓝玫出现 / 239
54. 治闺女的病 / 242
55. 好人 / 248

#### 第五章 再回首

56. 基层教育摊派 / 253
57. 送礼的理论 / 256
58. 文化业务混乱 / 260
59. 尾声 / 261
60. 再相聚 / 264

## 第一章 走麦城

### 1. 十年后的相聚

等。张桥东在等。

站在饭店门口不停地张望，举起手机反复看信号。确认四格信号后，他出神地听着“天路”彩铃，心里突然有了恐慌。大热天，一丝寒冷“嗖”地从后背凉到前胸，穿透了背心。

他怕朋友们不来！

请客相聚，要是没人来，可就太丢人了。

站在车流不息的“顺祥酒馆”门前，他第一次突然感觉到，友情像胶水瓶。要常常拧开倒出点胶水，不然，瓶口就粘住了。

电话通了很久，还是没人接。

看着手机，张桥东像盯着朋友的相片，自言自语道：“说好来的，咋变卦呢？不该……”手机一句话也不说。他只好喟叹：“哎，名声臭了。”

怅然若失地走进刚刚接手的这个小酒馆，张桥东边走边回头张望。

走进门了，他还不死心。顺手编了一个短信：来不来？

一摞群发键，发出去。

很快，叶超文第一个回过来——来，来。有好酒吧？马上到！

三分钟后，陈达回过来一个字，挺简洁——去。

罗冉是最后一个回复短信的——手正油乎乎。买卤肉呢。

都说这个社会是关系社会，可关系就要涉及人。所以，认识哪些人，认识的人什么观点，关乎你的成败。认对了人，成功。认错了人，失败。生活也好，事业也罢，就这么简单。

张桥东今天请的这三位，就是目前张桥东认识的人。都是普通人，干着普通的事情，心里却都在想着不普通的事情。

这是个工业密集区，园区内的企业大多从事重工业。重工业是什么概念？就是很重的工业。工作重，经济效益也很重。

所有的企业都看中这里有铁矿。铁矿像蜜糖，企业如蚂蚁。道路被一节一节运货的大卡车压得坑洼不平、一腔牢骚，常发出咕咕的挣扎声。

张桥东小的时候，卡车还是一辆一辆的。可现在运货的卡车，像火车皮，一节一节的。

由于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里扎堆儿，所以，处在十字路口的这个“顺祥酒馆”才会生意兴隆。

如果不是原先的老板在一次夜里喝得七倒八歪，如果不是喝得烂醉了还嚣张地出门拦车讹诈外地司机，也许还不会出车祸。那老板一下被卡车撞了个稀巴烂，身体像一团揉皱的草纸一样铺在路上。没有人可怜他——都说他动不动就讹外地司机，多行不义必自毙，早该死！可怜的老板去世后，张桥东才有缘从老板的老婆手里接过这个酒馆。

好多人的福气就如张桥东一样，是建立在别人的灾难之上——没有你的死路，就没有我的出路。

天南地北地在祖国各地打工数年，张桥东觉得，自己的好运就在这个小酒馆上。因此不惜重金借贷盘下了这个小酒馆。小酒馆很“小”，但张桥东觉得，他要发“大”财。

更重要的，他想给老婆梁丽一个交代。

本来他是想着自己多赚点钱，让老婆过上无忧无虑、掏钱不用数的好日子。没想到，梁丽却比他还积极，来到酒馆里忙前忙后。看着梁丽张罗奔忙的背影，张桥东就一次次地恨自己：真不是东西。

不是张桥东爱骂自己、想骂自己，是因为他曾经在一年前硬哄骗着梁丽假离婚。既然是假离婚，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他的不可告人的原因，是爱上了别的女人。或者说，是别的女人爱上了他。

实际上，他和夏蓝玫相处已经很久了。

情感上欠下的债务，张桥东想用金钱来弥补。可没想到，和自己结婚 12



年的妻子梁丽，在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后无奈地回头时，豁出整个生命的力量，支持他干事业。而原先，梁丽是最反对他投资干事的。因为梁丽说，你张桥东脑子不聪明。

盘这个酒馆，16万元全部是借朋友们的。梁丽走东家串西家，心甘情愿地借了14万。心甘情愿，女人能做到。而男人，更多的时候是心甘做不情愿的事。

从接过梁丽14万元滚烫的钞票那刻起，张桥东低头了。不低头不行，女人做的事情逼着你低头。

梁丽很够意思。

张桥东就心里再一次骂：我真不是东西。老实人就这点优点：骂人或者骂自己，从来是一句话，不拐弯。

张桥东暗暗对自己说：情感上，男人是美国，一身债务。而女人，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男人几句好话，女人就乖乖腾出无限广阔的感情市场，任债务国胡作非为。

太阳晃眼的11:30，邀请的三个人相继走进酒馆。走进来就都悄没声息地来到操作间。操作间里的张桥东一看大家猛然出现，顿时觉得有一肚子话想说，却愣得手足无措，只好拿起锐利的菜刀剁了几下砧板。眼圈忽然就红了。恨谁，他说不清楚，但肯定是恨得要命。

很快，他缓过劲儿来，忙低声细语地给大家安排了房间。

这伙人其实都知道，张桥东刚刚经历了人生的大变故——两个女人为了他，梁丽要跳楼索要感情，夏蓝玫割断了手腕要殉情。纠缠在两个女人之间，其中肯定有很多苦处。这样的苦处，不是用菜刀砍几下砧板就能消除的。

谁也没有多说话，都知道张桥东心灵现在脆弱如玻璃，怕说多了把他的伤痛再次掀起。这些久别重逢的曾经的同事，一时间“友情便秘”：都感觉有满腹的话儿，却都说不出口。不说话，气氛很尴尬，就都客气地互相假惺惺问候几句，说些马路边不关疼痒的话。

走进房间。房间如监狱。张桥东干站着，手不停地在裤腰上摸，皮带上的钥匙哗啦哗啦响。

中午时分，客人们渐渐多起来，罗冉夸张地高声说：“咱自己动手吧，我……端水去。”边上坐着的叶超文利落地先起身出屋。罗冉眼睛盯着大厅，给张桥东丢个眼色：梁丽心情好点了吧？

张桥东凄苦地惨笑，轻声说：“待我，比亲娘还亲。”

叶超文来到服务台，让梁丽给个茶壶，梁丽不好意思地说：“你们难得来一次，看，还让自己动手。”

“还不是老嫂是懒猫，自己兄弟又不掏钱，不动手行吗？咱这叫自己动手，掏空朋友。”

梁丽“呵呵”两声掩饰，把手里的铝茶壶递给叶超文，顺手利落地捏起一撮茶叶放在茶壶肚里。

叶超文本想多开几句玩笑，但听梁丽说话腔调细得像根线，怕弄断了线。梁丽变了，温柔的口气，能结冰。叶超文有点胆寒，忙止住话头。以前梁丽性格是高音喇叭，可此时梁丽说话的速度和音量，像没充足电一样，轻声慢气。突然变了个人，叶超文很不适应，急忙拎着茶水回屋。他知道，没有经历过大变故的人，性格是不会突然变得冰火两重天的。

张桥东向大家依次打过招呼后，就出去招待客人。大家今天都惯着他，他爱咋就咋，不计较。对于他这样走过岔路重返家庭的男人，得给他个适应的过程。况且这时刻也正是客人叫座的时间段。不一会儿，上来了三个凉菜一瓶白酒，陈达自然而然地就动手拧开了酒，不疾不徐地挨个儿给每人都斟满。罗冉把买来的卤肉打开。叶超文则沿着桌子给各位倒茶水，还是急忙忙的性格。给陈达倒茶水时，淅淅沥沥地溢出了茶杯。陈达笑骂他：“茶要是钱，你可不肯给我倒这么多。”叶超文急忙拿起餐巾纸递给陈达：“还别说，咱哥们交情，谁跟谁呀！我要是有了大钱，一人发给你们一本支票，想怎么撕就怎么撕，不用给我省。”

陈达说：“你呀，做梦估计都指头疼。肯定是数钱数的。”

大家哈哈大笑，笑叶超文财迷。叶超文却举起杯，扬起脖子一口干了，大家忙都喝干。

十年后的聚会，就这样在几杯劣质酒的陪伴下，寒酸而羞羞答答地拉开了帷幕。

一杯下肚，叶超文望着窗外火力发电厂高高的烟囱，说了句：“哎，十年前咱多风光啊！可现在，两袖清风，一肚肠子。”大家机械地统一把头扭向窗外，一时都沉默起来。几丝酸楚在房间里徘徊、发酵，忽忽悠悠，不知所适。

自从火电厂倒闭的那天起，大家就各奔东西，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谁也没料到，十年之后的相聚，竟然是在如此简陋的一个小酒馆里。当初一颗颗急剧膨胀的心灵，此刻如燃烧殆尽的烟头，渐渐熄灭。

平日里最爱热闹的罗冉，竟然也一语不发。

张桥东急急忙忙地来房间里探个头，就又出去招呼客人了。续过两壶茶水后，罗冉忍不住说：“要知道他这么忙，咱就不该来。是不是给老张添麻烦了？”

叶超文“嗨”一声：“管他呢，咱只管吃喝就是了。”可看着菜迟迟不来，他也忍不住错开门缝偷偷向外张望了几眼。

就在大家无话可说的时候，张桥东“咣”的一声推开门，柔情似水地说：“看看，缺什么就点，这可和在自己家一样。”

罗冉淡淡一笑：“你自己看吧，这桌上有什么？”

他说完这句，大家忽然哄堂大笑。确实，桌上什么菜也没添，仍旧是当初上来的三个凉菜。那盘花生米被拨弄得像个作战军事沙盘。盘子周围摆了四五双筷子，像黑洞洞的枪口，专等着进攻。

幸好，还有罗冉买来的卤肉垫底。

张桥东一步跨到门口，冲梁丽喊：“说你多少次了，待朋友要像待我。”梁丽应声而入，边笑边解释：“你们也不叫菜，谁知道你们这帮吃货爱弄啥。”其实刚接手的小饭馆，也真的没有什么好菜。但张桥东还是让厨师一下子弄了十来个小店比较拿得出手的菜。大家这才开始了正式的聊天程序。张桥东一下又拿来三瓶酒，咋咋呼呼地说：“四瓶酒，喝完走人。”大家面面相觑，没有推辞却都装孙子装软蛋。好像只要一上酒席，作为男人，你要不装，就是品行不端。

一次性酒杯被倒得满满的，罗冉站起来，一声不吭懵着头喝完一整杯。大家一看这小子来猛招，也都站起来一饮而尽。叶超文挨个儿倒酒。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家的话逐渐多了起来。说起来，人也真奇怪，不喝酒时看似个个矜持、理智，而一旦有了点滴醉意，偏偏就会把最想隐瞒的事情说个底朝天。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家并没有过多地说张桥东的曲折恋情，而是唏嘘不已地感慨离开火电厂的这十年间，大家都干了什么，干过之后有什么看法。总结起来，无非三个字：胡折腾。

但这四个曾经的工友，却没有一个愿意服输的。正处在壮年时期的他们，像非洲草原上的公狮子，总觉得不从别人那里抢点什么，便白白荒废了这岁月。大家一致觉得，只有继续折腾，才能有翻本的机会。

## 2. 左躲右藏的两年

折腾需要劲儿。张桥东这两年的劲儿，全用在一个女人身上。这就又牵扯到认错人认对人的事情。

但张桥东和夏蓝玫认识，张桥东一直觉得是认对了人。

无论张桥东如何认识，但他的生活却因为认识夏蓝玫变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

他刚刚从首都归来。去首都都是因为刚刚读完了人生的重大情感读本。为了弥补对妻子的亏欠，他把前半年在首都打工挣来的九千块全部拿出来，带着梁丽游览了长城、十三陵、颐和园、故宫，总之能游的地方都游遍了，他才觉得像浑身出了一场透汗，彻底与往日决裂了。要是北京有十四陵，他肯定也会去的。

此前的两年间，他苦苦挣扎在梁丽和另外的一个女人夏蓝玫之间。

而两年前，夏蓝玫第一次见到张桥东时，张桥东觉得，自己终于没白当一回男人，觉得自己体验到了人生的真谛，感觉体验到了人活着的全部意义，体验到了男人的尊严。搂住夏蓝玫时，他的心灵就一阵阵悸动，像摘到了带着花蕾的青苹果。苹果青不青他不管，但他觉得很青。红苹果是没办法和青苹果比的。梁丽就是红苹果。而且，这青苹果还带着花蕾。

但张桥东不知道，老实人是不该有情人的。因为，老实人最容易动真感情。

他反而觉得，梁丽这些年，太吵了，从来就没有给过自己呼吸的空间。每每和夏蓝玫面对面时，张桥东就这样想，一定要对夏蓝玫用全部的真心。

单身的夏蓝玫，骨子里透出的气质，像一株高贵的兰花，典型的知识女性装束。常穿铅笔裤、矮跟皮鞋、挺挺的胸、直直的腰。真头发永远如高档假发一样地飘逸。男人见了，多会心里痒得麻辣。不是花椒的麻，也不是辣椒的辣，是姜一样的麻辣。她属于一看就知道很爱干净很讲秩序的女人。别的女人如果是横格稿纸，她就一定是方格稿纸，而且是带注音小格的那种。她在山南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当一名普通的职员，工作很悠闲。

大学毕业后，本来是才女的夏蓝玫，原本特爱写作，但到了地方史志办

公室后，整天和一帮没出息的老同志在一起，一点工作激情也没有。而且，单位的文字多是地方史志一类的熬瞌睡的资料，她就基本不怎么上班。一周差不多有五天不上班。能隔几天到单位见个面，就是大家的福气。美女就有这优势，也没人提意见。

第一次见张桥东，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那天，夏蓝玫穿了件淡紫色的长裙，一双布面白色高跟鞋，面部保养得吹弹可破，一头染色的浅黄头发。三十三了，看起来顶多二十三。聚会的女同学们，早白菜帮子一样，皮肤泛着菜色。

聚会没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三三两两地畅谈这么些年离开中学后的经历。一缕一缕的感叹气息，在房间里四处漫延。同学聚会，就是编织感情蜘蛛网。

这时候，夏蓝玫袅袅婷婷地走过来，柔声地问张桥东：“桥东，你联系的那几个同学还来不来了？要不咱开始吧？”

她只是询问。但张桥东立时就拿起手机给那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骂——再不来就别来了。你以为你是总统啊！然后他才回过头，郑重其事地对一直站在旁边等他回话的夏蓝玫说：“很快就到。已经在路上了，咱再等等。”

也许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同学之间的普通对话。可张桥东却瞬间神清气爽：美女夏蓝玫单单和自己说话，实在太有面子了。面子，在任何时候都很管用。

酒店房间高贵的缎面装饰，衬托着柔和的灯光，张桥东觉得：作为男人，自己还是有几分魅力的。

其实他心里也知道，读高中，他和夏蓝玫在青春期闷骚时，就互相爱慕。而这次同学联谊会，也正是夏蓝玫和他负责组织的。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为了把同学聚会的通讯录制作好，张桥东和夏蓝玫先后联系了四五次。也正是在一个下午，两人谈论着高中青葱岁月里的难忘往事，不知不觉天就暗了下来。

天一暗，就容易出事。

张桥东送夏蓝玫回家的时候，夏蓝玫很“自然”地拉住张桥东的小指。其实两人都明白，这份看似自然的拉小指背后，是“小小的故意”，但都不说破。拉住手指后，夏蓝玫轻轻而清爽地问：“还记得我吗？”

平时颇能保持住自己的张桥东，就被这拉着的一根小指搞得瞬间血脉贲张，猛然把夏蓝玫揽入怀中，竟然忘我地亲吻起来。后来据夏蓝玫说，那种

亲吻像海上掠过的龙卷风，把她的舌头都卷得折叠起来了。

夏蓝玫还说，我就是拉了你一下手指，你就那样了。真怕。

区区一个小指，就扰乱了张桥东的整个生活。

然后，夏蓝玫就一步步走进张桥东的生活。张桥东也深深地迷恋上了夏蓝玫。

恋爱了。三十三岁，张桥东恋爱了。

恋爱不是没老婆。也不是明恋爱。但真真切切的，张桥东，恋爱了。

至于为什么恋上她，他想不通。因为他和梁丽的夫妻感情很好，而且他也从没有想过解散家庭。感情这件事，好多人都是这样，期望相遇偏偏错过，偶然邂逅却可以水乳交融、纠缠不清。也许，真正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如自然生长的丝瓜秧，想怎么长就怎么长。

实际上，张桥东自己没想明白的原因很简单：梁丽平时对他太严厉了。憋屈的感觉，始终充斥着张桥东的心灵。是夏蓝玫的突然出现，唤起了他心底里的一丝尊严感。当然，也因为夏蓝玫的美貌。女人的美貌是一把直插男人心窝的利剑。

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每天都在夏蓝玫家见面。夏蓝玫给他介绍了自己这几年一个人单身如何过日子，如何在感情上追求高品位，却始终遇不到一个爱自己的人。说着说着夏蓝玫就会掉下泪来，张桥东自然而然地就伸出舌头，为他舔去腮上的泪痕。一个老实人，在温存这件事上，却很会浪漫。

有时候，一离开夏蓝玫家，张桥东就扑哧扑哧地笑——原来我也会这么柔情，这么肉麻。张桥东觉得，自己和梁丽的感情，原来只是棵小草，与夏蓝玫的情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树，是夏蓝玫让自己认识到了存在的价值。

一个一个的夜里，张桥东和夏蓝玫不停地煲电话粥。夏蓝玫在张桥东的甜言蜜语中一次次沉醉。而张桥东也从夏蓝玫的话语里感受到被一个人赞扬竟然可以发自肺腑地陶醉。连他自己都迷糊了，十五年没见面的同学，为什么会在一次聚会后突然像年轻人一样地如此痴情、如此疯狂地恋爱。

后来他和夏蓝玫一致认为，年龄过了三十的男女，感情如手风琴。而三十以后的他们两人，正好在手风琴拉开的时刻相遇，所以才会奏鸣出琴瑟和谐的动人乐章。

这样的恋情一直坚持了两年，直到梁丽去年冬天偶然有一次看到在妇幼保健院开水房打开水的张桥东，才明白自己的男人已经登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情感之舟。

她默默追隨到妇产科，看到张桥东正坐在床边喂一个女人喝水。几步走过去，梁丽一把夺过水杯摔了，揪住张桥东的衣领，歇斯底里地喊道：“张桥东，你个大骗子。原来你早有预谋啊！没良心的……”

因为在这之前，张桥东哄骗着她，说为了生二胎，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

梁丽抓住张桥东衣领不松手，护士医生几个人都掰不开。直到张桥东狼狈不堪地脱掉外衣仓皇而逃，梁丽还是没有撒手。她不敢撒手，怕从此失去张桥东，失去生活的重心。

张桥东踉踉跄跄地冲出妇幼保健院跑到大街上时，心头只想着一件事：夏蓝玫刚刚流产，一个人可咋办？

## 9. 生死攸关

据数以万计的正房太太们的经验，吵闹是对付丈夫出轨的最直接、最无效的武器。可梁丽却第一招就用了打闹。效果自然十分不理想，反而让张桥东同情弱者夏蓝玫。

尽管张桥东心里一直挂念夏蓝玫，可令他猝不及防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时分。迈着沉重的双腿推开家门时，梁丽和丈母娘刘苹正怒目而视地等着他接受审判。一个梁丽已经让张桥东无力应付，母女俩的审判，更是不可思议。

看来这一关真过不去了。

张桥东整整衣领，疲软地坐在沙发上，打算安静地接受男人最不屑，也最窝囊的这场家庭道德审判。但没等审判开始，审判就结束了。因为，张桥东裤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吓得差点蹦起来。梁丽、刘苹死死地盯着他的裤袋，看张桥东如何应付。

张桥东把手伸进裤袋，牢牢地攥着手机，迟迟不肯掏出来，感觉像攥着雷管。但在两个女人的逼视下，他还是垂头丧气地拿出了手机。

怕什么来什么，偏偏就是夏蓝玫的电话。

梁丽冷笑着对他说：“接吧，你咋不接呀？别让老情人等得不耐烦了。”

刘苹也情绪亢奋地对张桥东说：“你倒是接呀，我看看是俺闺女冤枉了你，还是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张桥东本不想接，但丈母娘最后的那个“狗”字深深刺痛了他，他的愣劲儿上来了，心想，就是真离婚，我也要接。要不我对不起夏蓝玫的一片痴情。

“喂，桥东……”

一听夏蓝玫冰凉的声音，张桥东立时瘫了：“你到底咋了？说话呀？”

夏蓝玫有气无力地说：“你再不来，我的血就流尽了……”

张桥东神色慌张地问：“你究竟干了啥傻事？”

“我割腕了。”

张桥东惊愕地扭头就要出门，梁丽猛地扑上来，又哭又挠地对他喊：“你要敢去，我就跳楼。”

张桥东一把推开她，对丈母娘刘苹大喊：“妈，你看住梁丽，我再不去就要住监狱了。要出人命！”

无边的黑夜，一下湮没了张桥东的身影……

搂着寻死觅活的女儿，梁丽的母亲也是痛哭流涕，只说自己女儿命苦，栽在了一个最可靠的男人身上。刘苹想不通，连张桥东这么老实本分的一个人，都会变坏，这世界上还有哪个男人能靠得住。当初自己咋就没看出来张桥东还有这本事。虽说张桥东人长得帅气，自己也犹豫过长相好的男人花心，但张桥东实在是太老实了，自己甚至有点看不上他。说起来，当初女儿也是不愿意便宜张桥东的。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梁丽在厂里的泵房工作，虽说工作不满意，模样也一般，但梁丽心气高傲，总想着找个高贵的家庭出嫁。要不是张桥东死缠烂打，无论如何梁丽是不会让他追到手的。

本来张桥东长得一米八的个头，属于长相良好的A派男人，可他偏偏就看上了长相一般的梁丽。不巧的是，梁丽对他却没一点感觉。人还特别怪，越是得不到的，追求的力度越大。所以，张桥东就总是在梁丽下班的路上，推着车子等。但梁丽一直没有松口。具有巨大转机的时刻，是有一次梁丽感冒想吃苹果。那时苹果还没有上市，而张桥东愣是在半夜里骑自行车跑六七里到附近的一个果园偷了十几个青涩的如红枣般大小的苹果，从此梁丽对他的态度才发生了乾坤大逆转。

就这样，梁丽和张桥东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恋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男人可靠。人长得帅，却一点也不花心。

十多年夫妻生活，让梁丽已经完全放松了戒备：枪炮入库，情感入柜。



丈夫两年时间里对另外的女人好，她不可能一点都感觉不到。甚至有几次洗衣服，她发现张桥东裤头上的精液，但她旋即嘲笑自己，如果对张桥东这样的男人都不放心，这世界上就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了。所以，她从不开口说张桥东。也正是她的这种过于自信的放纵，让张桥东在情感的道路上最终越走越远。

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梁丽感觉对不起张桥东。两人婚后生育的唯一的女儿妞妞，自从学走路开始就一直是左腿瘸。尽管为了治好女儿的腿病，夫妇俩没少费心，也吃了无数药，但女儿的腿依旧是一瘸一拐的，所以最后只好认命。

因此，梁丽就觉得自己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没有尽到责任，让自己的男人受委屈了。为这件事，张桥东也爱有事没事喝点酒解愁，埋怨自己没本事，不能把自己女儿的腿治好。每当张桥东这样说的时候，梁丽就会暗暗落泪，觉得张桥东是因为太爱她们母女俩才这样自责。所以，尽管她嘴皮子利落，但从阻拦张桥东喝酒。她觉得，自己的男人心里有事，有责任让他麻醉自己。所以，别的女人讨厌男人喝醉后呕吐的秽物，可梁丽收拾这些酒气熏天的杂物时，心里是带着对男人的爱，一点也不觉得恶心。

张桥东骑着摩托在路上疾驰时，他和夏蓝玫这些天的交往像过电影般齐聚眼前，但他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反而觉得，夏蓝玫如果就此结束了生命，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追随她而去。一个女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献出生命，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如果胆怯，就太不仗义了。好多男人和张桥东一样拥有“仗义爱情观”。

从张桥东居住的小区到夏蓝玫居住的“水世界”小区，约有五六里的路程。即使不着急，骑摩托也就十多分钟。可现在一来是晚上，视线暗。二来正好是这片工业区夜班交班时间，路上下班的人挺多，张桥东骑着车就只能慢点开。

前前后后其实没多长时间，可张桥东此时五内俱焚，便觉得长的无边无际。一个转弯处，突然从横里穿过三个骑车的女人，张桥东躲闪不及，一下窜到路边的绿化带里。三个女人吓得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张桥东扶正摩托车，顾不上擦手上蹭出的血迹，冷冷地看了三个女人一眼，一语未发，跨上摩托车，“腾”地打着火，继续向前奔去。他怕去得晚了，夏蓝玫的血流尽了。